



sina 新浪

第二届 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 获奖佳作

金庸、余秋雨、海岩、周国平等

组成强大评委阵容

爱情妖精

AI QING YAO JING

阮薇 / 著

爱情妖精，爱情妖精，告诉我，告诉我，到底你们是妖精，还是爱情本身，就是妖精？
爱上一个人，也就爱上了一座城。一座城池可以给你的，衣食冷暖，世态百相，一个人都可以给你。

北京出版社

第二届 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 获奖佳作

金庸、余秋雨、海岩、周国平等
组成强大评委阵容

爱情 妖精

AI QING YAO JING

阮薇 /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妖精/阮薇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新浪第二届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获奖佳作)

ISBN 7-200-05900-5

I. 爱… II. 阮…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2456 号

爱情妖精

AIQING YAOJING

阮 薇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新 丰 印 刷 厂 印 刷

*

880×1000 20开本 13.2印张 180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 000

ISBN 7-200-05900-5/I·892

定价:20.00元

题 记

网络上三部关于成都的热炒小说，一篇老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一篇爆热起来的《成都粉子》，还有一篇有蔓延趋势的《爱情只有八个月》。

其实爱或被爱，背叛与被背叛，诱惑与被诱惑，在每个城市都有发生，在每个城市都有它们的受害者或者得益者，但当有一座城市被那样集中地描写和渲染时，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巧合。

很早以前——至少是七年前，曾看过四川大学一个老师所写的小说《猫的伊甸园》，所描写的也是成都的暧昧、成都的放纵、成都的疯狂和成都的堕落。

依稀记得看过这本书后看的卫慧的《上海宝贝》。然而与那本书相比，卫慧还是相形见绌了。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为“宝贝们”疯狂，或许，因为她们是美女。

我从来没想过，我也会和成都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于是，当我站在成都的街口，注视着这个城市来来往往的男男女女时，我开始对这个城市再一次地充满了好奇。

成都的桃花并不比别处的璀璨多少。





但桃花下的人，的确赏心悦目。

也许是因为这个城市的人，总有足够的时间去谈论爱情。或者不谈，只做。

也许从那时起，成都注定会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扮演一个特殊的也是重要的角色。

当你对一个人、一件事或一个地方产生好奇时，你要小心了。

恐怖片里好奇的人总是会推开虚掩的门，然后失去生命。

我想小心，不过已经来不及了。

上海一向被称为东方的巴黎，但在男女之间的纠缠上，那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和触景生情的文字，不过是小家碧玉。只有成都，才是一个妩媚多情、真正懂得纠缠的城市。



爱
情
妖
精

引子：南京旧事

冉迪是我小时候最要好的女友之一，我很珍惜我们这种打小就开始的友情，所以她订婚那天，我专门请假去了南京。

冉迪为什么要选在星期一举行订婚仪式，我不必问她也知道原因，她对人对事永远挑剔，永远保持着审视的态度，她会利用每一次机会检验每个人与她的关系或者关系的深浅。当然这次也不例外，她要看看有多少人会为她专程请假。

冉迪的未婚夫是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人不出群，貌不压众，面对着并不太多的朋友，还是腼腆地红了脸——从这点来看，我倒觉得他在课堂上一定是意气风发，指点江山。

很多人脱离了工作环境，就讷讷地仿佛变了一个人。

我也是这样。

冉迪说，他叫孙灏。

这是我从冉迪那里知道她要订婚后，第一次听到这个男人的名字。

我和他握手时，觉得他的手柔软而冰冷，手心是微微的冷汗。

南京这个城市可说的故事实在是太多，想要大气恢弘的，你可以研究它作为六朝古都的风光；想要风花雪月的，你可以翻翻秦淮十里所留下的故纸堆；想要下里巴人的，不妨坐到夫子庙里只管饱了肚子就是。

当然，如果你和我一样，什么都不想干，那就在布满法国梧桐的大街





上，摇晃在脂粉堆里顾影自怜或是左顾右盼吧。

法国梧桐对中国的南京来说，是一种文化的蚕食和践踏。

那些高大魁梧树皮光滑身材笔直高削入云的梧桐树，据说很少生虫子，叶落讲究时间分寸，也就逐渐地取代了矮小且扭曲着身体的中国梧桐，满大街整齐划一，看上去很干净整洁。

只是，再没了梧桐阶前雨，连我这种真正的书呆子也少了打量它们的兴致。

我百无聊赖地闲逛着，心想，冉迪为什么挑在暮春时节订婚，害得我在南京看不成幽幽的桂花，也看不成傲雪的梅花，就连号称“四大火炉”之一的城市所特有的炎热我也感受不到。

在这个大多数女孩子都比我漂亮的都市里，我无比惆怅地停住了脚步，然后，我发现，我迷路了。

那时，我和石睿分手刚七天。

春天是一个很好的季节，连一年四季都会交配的猫也忍不住要嘶叫出它们的疯狂和渴望，好像它们没机会相亲相爱。

小时候作文里写到春天，我总要写两个短语：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其实这是两个性暗示很强的短语，报社的杜编曾经在酒桌上嘿嘿地笑着说：“小时候你不懂装懂，要碰上一个小姑娘独处的老师，可真够她难受的，一个班上至少有三十个以上的人天真无邪地提醒她春天到了。”

春天真的是个好季节，非常适合恋爱。

所以在石睿要和我分手时，我哭着说：“石睿，你不能太绝情，这么好的春天，人人都在恋爱，你不能丢下我拍拍屁股走人。”

石睿对我说：“你说错了，春天适合分手，因为这个季节伤口总是特别容易愈合。”然后他抱着他最后一包东西摇摇晃晃地下楼，开着他的 POLO 大眼睛扬长而去。

冉迪说，开着女里女气的车的男人多半自恋，他不甩了你你早晚也会甩



了他。

但是我是多么的迷恋石膏，他笑，他赖皮，他生气，就连他睡觉时张大了嘴那傻里傻气的样子我也喜欢得不得了。

我蹲在一棵梧桐树下面，眼睛湿得一塌糊涂。

手机响起，是郎中的声音：“蛭蛭，人在哪里？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我在他熟悉的声音里哽咽得像个不到五岁的娃娃：“……我迷路了……”

郎中不知道我的眼泪是因为石膏，又好气又好笑，长叹一口气说：“带钱包了吗？打车到皇冠酒店，我在四十一楼等你。”

我忍住眼泪压低声音问：“皇冠酒店在哪里？”

郎中顿时在那边没了声音，半晌才说：“司机肯定知道，天红他们也在，我就不下去等你了，乖，不哭，等你过来。”

我含混地应了一声，就等着他挂电话。

郎中那边半天没反应，我忍不住“喂”了一声，他也就“喂”了一声，我纳闷地问他：“你怎么不挂？”郎中“哦”了一声，挂了电话。

他说天红他们都在，可我没听见任何声音，那边安静得像黄昏的稻田。

我到了郎中那里，发现天红他们真的都在，连刚订婚的冉迪也在，几个人在地毯上嘻嘻哈哈地喝酒吃零食。冉迪嘴里嚼着薯片，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看我的红眼圈，刻薄地笑着说：“你还怀念着当试纸的岁月哈？”

除了冉迪和我，没人知道这个典故。

石膏私下里被我叫作石蕊，而我，就是一遇到石蕊就变得粉红的试纸。

我懒得理她，恹恹地瘫在床上，仰面要睡。

冉迪扑上来摇晃着我说：“蛭蛭，你看，有天红和郎中这么好的男人在，你干吗没精打采的？换了我，早就虎视眈眈了。”

李天红咧了嘴，靠在桌子边上嘿嘿笑着看冉迪：“你不要光虎视眈眈嘛，你可以饿虎扑食，我等你嘛！”

冉迪也嘿嘿地笑：“我怕你承受不起。”但脸却有点红。

王欧安静地看着我，一双睫毛长长的大眼睛眨了又眨，然后温柔地说：





“蛎蛎，好久不见。”

王欧和郎中是小学时的同桌，好像也是他青梅竹马的邻家小妹，认识的时间远远长过身为高中同学的我们几个，那时天红他们常拿王欧开郎中的玩笑，郎中不承认也不否认，大多一笑而过，没想到，两个人就这么不清不白地黏在一起，这么多年。

连郎中千里迢迢来参加好友的订婚仪式，她也跟了来。

严格地说，除了冉迪，我最亲近的女友应该就是王欧了，但是奇怪的是，我和她一直保持着不咸不淡的来往，以及若隐若现的冷漠。

书上说，同性好友特别少的女人，性格上或者心理上总有着致命的弱点，我想，我就是这种有性格缺陷或者心理缺陷的女人。

晚饭是郎中做东，就在皇冠贵宾楼的中餐厅。

我们坐着闲谈，王欧穿着一身素淡长裙，熟练地点菜点酒安排饭后活动，郎中身体前倾着和我们亲切交谈。

冉迪眉飞色舞地讲着南京的种种新闻，生动的脸上流光溢彩，李天红眉开眼笑地看着她。我像个局外人，看着面前这四个从小就熟识而现在却感觉非常陌生的人，突然间觉得索然无味。

人就是这样，很多人只能陪你一段路，很多人只能和你回忆。

但当那份友情或者爱情不再会长大时，属于彼此的，也就太少了。

没有人问我在想什么，也没有人问我现在过得怎么样。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个把心事埋在心底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了我的沉默，已经习惯了我的面无表情。

然而此刻，我是多么需要倾诉，需要安慰，需要呵护，需要温暖。

只有王欧不断地看着我面前满了又空空了又满的酒杯，但她一句话也没和我说，长长的睫毛扑簌簌地扇动着，偶尔，看一眼郎中。

吃过饭，夜色深深。

醉眼朦胧间，在电梯口，我看到冉迪偎依在李天红的怀里，娇嗔地捶打



着他，李天红收敛了平日里的嬉皮笑脸，抱着冉迪娇小的身体，脸上挂着罕见的憨厚笑容，郎中不发一言地看着他们，嘴角带着一丝笑。

而王欧那双长睫毛的大眼睛，依然不躲不闪地看着我。

我头痛得厉害。

早上醒来时，郎中靠坐在我旁边的那半张床上，嘴上衔着一枝烟。





第一章

爱 情 妖 精



晋代桓温攻下四川，纳李势之妹为妾。

李女柔美秀丽，一头长发黑亮无比，长及至地，惹人怜爱。

桓温大夫人是晋明帝之女南康长公主，起先不知夫君纳妾，得知后，立刻带着数十名婢女，人人身怀利刃，一路冲往李女所在宅院。

此时，李女临窗梳头，见众人杀气腾腾，丝毫不慌乱，从容梳好长发，向长公主敛手施礼，神色凄婉地说：“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

长公主愣了一会儿，把刀一丢，上前抱住李女道：“我见你尚又怜又爱，怎能怪他爱上你呢？”

宣蕊和我说，这则故事最大的寓意是告诉我们：第一，男人找外面的女人不要紧，重要的是屏气凝神、不乱毫分，不能让老婆觉得威胁到了她的地位；第二，女人被男人当成外面的女人也不要紧，重要的是乖顺本分，不要让男人的老婆觉得她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第三，老婆要是发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和老公撒娇打泼往往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先降服那小妖精，再转过头来和家里的死鬼算账，寻个机会再了断那个小妖精。

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三个女人在，所以宣蕊的话没人反驳也没人接应。

吃过了单位提供的下午点心酒酿圆子之后，盼盼突然来了一句：“宣蕊，你那个第三点是从哪里推论出来的？”

有大脑的女人和没大脑的女人往往都会反应迟钝，只不过一个是装的，一个是真的。

那时我和宣蕊都认为盼盼是属于后一种。

宣蕊说：“因为这个故事的结局我翻遍了正史野史也没找到，我不太相信这个李女有什么好下场，果然没有，就说明她八成是被长公主找个机会给喀嚓了。”

盼盼又问：“那为什么当时长公主不当场把她喀嚓了？”

聪明如宣蕊连思考都不用就给出答案：“刚拿下四川，多少要收服些民心，而且桓温对这个小妖精正在热情高涨时，要杀了她恐怕长公主也要吃哑巴亏，所以这个长公主是深知其中厉害，先博得一个宽大仁爱的评价，待到夫君热情消退时，一并和这个妖精算账不迟。”末了感叹道，“这女人才叫厉害，一箭不知射了几只雕。”

盼盼一脸呆滞：“宣蕊，你说粗话。”

宣蕊笑得眉毛飞到天上去了：“老子说粗话你又不是没听到过。”

盼盼无言以对，小脸粉红，满眼的敢怒不敢言。

我顶顶不喜欢宣蕊这个妖精逗盼盼这个才出校门的小丫头，不过她这人是越说她越来劲儿，我就假装没听见，盯着面前的镜子看自己脸上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的青春美丽痘。

宣蕊也盯着我的脸看，然后感叹：“眼看二十五六的人了，还是满脸的痘装清纯，这应该是虚火攻心，生活失调。”说到后几个字，她加重语气，笑得妖妖道道的。

这时，主任四平站在我们办公室门口问：“一会儿到市政府采访，哪个去？”

宣蕊跳起来，眉飞色舞：“我去。”

四平点了点头，说：“该带的东西带好了，到时候我没时间伺候你大小姐。”说完扫了盼盼一眼，就走了。

我有点诧异，拿起眉毛钳一边拔几根长错了位置的眉毛，一边斜了眼睛



看宣蕊：“你不是对这种照本宣科的东西一向不感冒吗？今天怎么这么积极？”

宣蕊毫不避讳地说：“晚报新来了一个摄影记者，刚从上海毕业过来的，有点酷毙了帅呆了，看起来觉得异常顺眼，简直顺眼到马上来电的地步。我得和他多碰碰面，培养培养感情。今天这种照本宣科挖不出什么东西，最多是广告上面一个豆腐块，老记肯定不愿意去，我猜就是他去了。”

在绿城，宣蕊做媒体的朋友挺多，从电视台各个频道到报业集团各家报纸，星罗棋布，所以她的消息不但快，而且准。我猜那个刚出道的小记者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来我们这儿来“坐坐”了。

我继续斜她：“刚毕业？有十八岁没有？别摧残了祖国的花朵，罪过啊，回头他要是被你折磨得身心俱疲、万念俱灰，遭殃的还不知道是我们哪个可怜的女同胞啊，你就不能手下留情去收拾几个贼眉鼠眼的色男，替那些蒙在鼓里的姐妹们出出气？”

宣蕊咂嘴道：“别，我是妖精，正牌妖精，看过聊斋没？你见过哪个女鬼哪个狐狸精是去勾引有家有业的阔老爷？不都是勾引清瘦俊秀的穷书生嘛？作为继承人，我可不想败坏先辈名声。”说完了她就抓起我桌上常备不懈的化妆包翻找起来：“你那个兰蔻的纤长睫毛膏呢？今天我闪死他。”

我开了QQ，一边琢磨着去骚扰谁一边说：“你这个做妖精的也不上心，连装备都不齐，要打起硬仗来不底气不足才怪呢。”

宣蕊忙着夹睫毛，好一会儿才回答：“你装备齐全又不做妖精，这叫资源浪费，本大小姐要好好利用，顺便把你那份该尽的义务也尽了。”

等她扭着细腰一阵香风地出了办公室，盼盼突然来了一句：“谁说聊斋里没有勾引有家男人的？多了去了。”

我吓了一跳，站起来隔着玻璃看她：“丫头，打住，咱这儿有个妖精就够呛了，你可别好的不学坏的学，你今年可才二十，花样的年华，要乖啊。”

盼盼小脸又红了，又委屈又生气：“我又没说我要去勾引谁！”

“妖精”早就不是一个贬义词了。

自打那帮首先倡导装淑女玩格调的小资们脸上的褶子拿粉再也遮不住了，这帮女人就摆出破罐子破摔的劲头，蹦迪跳舞，喝酒撒泼，调戏比她们小得多的男人们，不知道是想借人家的青春找回自己快走了的激情，还是想向脸上粉嫩水滑的后一代示威，反正脸皮一个比一个厚，行为一个比一个放肆。

她们管自己叫妖精，一副勾引男人天经地义、痞子兮兮的样子。

私生活方面敢想敢做、主动出击是这群自诩为妖精的女人最大的特点。

宣蕊也自称妖精，但很清高地和这些女人划清界限。

在我家的浴室里，宣蕊揭开睡裙展示着自己曲线优美的身材，眉眼妩媚地摆了几个姿势，然后说：“看见没？这才叫妖精，不要海绵不要铁圈连美乳贴都不用，和老子一样敢穿真空装上街的女人有几个？”

我泡在浴缸里，手枕在头下，看着她说：“你和那些妖精相比，除了身材好点儿，好像没什么其他的区别嘛……”

宣蕊一副勃然大怒的样子，拍着自己的脸说：“看见没？年轻，年轻就是本钱，知道吗？老子不用 SK-II 一样风华绝代，到现在脸上用的还是强生婴儿护肤露，平均每个月花费在脸上不过两块三毛，两块三毛，连斤黄瓜都买不来。”

单纯从理论上说，做一个时尚的真正的妖精应该具备的基础本钱如下：不是貌美如花就是个性十足的脸；绝对玲珑有致的身材，尤其是腰和腿，腰这一项淘汰了一批，腿这一项则淘汰了相当一大批；个性装扮，别以为穿个宝姿喷点 DIOR 就算个性，在真正值得妖精去占领的男人的眼睛和鼻子里，这些不过是形态改变了的人民币而已，所以你身上至少得有一件朋友或者什么人从国外带回来的特色首饰；言谈举止，媚要媚到不露痕迹，热情也要热情得不着痕迹，总之一句话，能让对方从你挑逗的话里找出大家闺秀的痕迹，或者从你大家闺秀的话里找出挑逗的痕迹……





标准林林总总，上面是最基本的。

对了，差点忘了脑子这一项。

这点也挺重要，勾引男人最后反而被男人勾引到忘记勾引的最初目的妖精是失败的妖精，换句话说，真正的妖精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目标有原则的四有新妖。

做妖精的目的，是勾引男人，而不是把自己嫁掉。

衡量一个妖精是不是纯粹妖精的一条就是看她会不会把自己稀里糊涂地嫁掉。

这是妖精和伪妖精最大的区别。

伪妖精看到一个能变成巨大饭票的男人马上晕菜。

这也是宣蕊看不起那些在星巴克里假装很懂咖啡的伪妖精的原因。

这帮女人败坏了妖精的名声。

宣蕊如是说。

我和宣蕊是同期进电台的，我做资料编辑，她是外采。由于刚来时遇到一个很不怎么样的老师带我们俩，结果我们俩都被带成了工作时间能混就混、本职外工作能推就推、每逢开会就迟到、开完会就找不到人的坏分子。

四平说：“你们俩要再这样下去就把你们开了。”

宣蕊就嬉皮笑脸地仰着美丽的脸说：“四平，你要是把我开了，廖局能把你开了。”她这话半是玩笑半带着认真，说话时那双迷死人的大眼睛一阵忽闪。

廖局是广播电视局新来的局长，刚从外地调过来的。

四平就笑着说：“宣蕊厉害啊。”说完就转身走了。

我问宣蕊：“你和廖局什么关系？”

宣蕊漫不经心地打着俄罗斯方块：“没关系，我在报纸上见过他照片。”

我一口雀巢差点都呛到鼻子里：“宣蕊，你胆子也忒大了点了，你就这



么唬四平？小心以后对出来了被难堪掉。”

宣蕊格外天真无邪地看着我说：“她一个小部门主任会跑到廖局那里问我一个小实习生和廖局的关系？尤其我还这么漂亮，她活腻烦了还是怎么着？”

那时我们在单位不过待了三个月，合同还没签。宣蕊的伟大形象从那天开始就深入到我的心中，我时常看着她风风火火的身影，想着《沙家浜》里那个精瘦的参谋长对着一脸风骚的阿庆嫂唱：“这个女人，不寻常……”

后来有一次，是春节还是中秋我忘了，廖局到我们单位吃饭，漂亮的宣蕊端着酒杯一顿花言巧语，荤的素的全端在桌上，一会儿飞扬跋扈，一会儿楚楚可怜，逗得一桌子大小领导都岔了气。廖局爽气地连喝了三杯红酒，一直对着林台长说：“手下的小记者很厉害嘛……”

林台长似笑非笑地看着宣蕊，连连点头：“嗯嗯，后生可畏。”

这事过后不久，宣蕊突然就成了台里的当红人物。

宣蕊说：“利用别人的错觉做利于自己的事情，天经地义，念书时我在成都待了两天就想明白了，失败的人才做条条框框允许的事情，像我这种生来就注定要成功的人，只要条条框框没禁止的，我什么都做。”

写到这儿我都觉得我快成宣蕊的忠实妖精迷了，满纸的“宣蕊说”。

我们办公室在整个台里是比较特殊的，在我们办公室里，聚集着几个相当有分量的人。

这个分量当然不仅仅是我们这一行的，简直可以延伸到社会的很多阶层，牵带出不少达官贵人。

宣蕊当然是其中的一个。

做广告创意和策划的王林手里捏着绝大部分客户的名单并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经济主导的思想一直牢牢地在他脑子里盘旋，没事就翻看我等看不太懂的龙应台的文字；一脸冷峻的帅哥齐飞在广播电视这一行里早就名声在外了，已经有N家电台电视台来挖过墙角，是台里的大宝贝；不声不响的





就连刚毕业的盼盼也算一个——她爸爸是廖局上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的老战友，过命的交情。

我们这个办公室就涵盖了除食堂后勤和政工外的所有分支。

盼盼不比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她可是北广播音主持专业根正苗红的出身，所以就连普通话和新闻采写也比我们正规得多。

等他们到的时候，等着化妆的人呼啦一下围上来，化妆师忙不过来，吹头发的时候手都抖了。

四平急得不得了，眼看着时间是哗啦哗啦地过，她牙一咬：“你们几个科班出身的，都上过化妆课吧？快快快，一起上。”

孙可慧二话不说，拿起家什抓个人就往人脸上招呼。结果她心急火燎、稀里哗啦地招呼完了，旁边化妆师一看就晕了：“妈呀，我说我的二妹子，你咋把人家眼圈化得贼黑，像和熊猫盼盼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呢？”这个化妆师是东北人，一张嘴满口的赵本山，特别有喜剧效果。当场轰的一声，连四平都笑了。

盼盼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叫了一遍又一遍，历久弥新，别出心裁。

盼盼脾气好得出奇，也不拿她爸爸和廖局的关系压人，就是特别反感宣